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三

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欽宗宣和七年

年月并以日曆為正

十二月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自徽猷閣學士朝散大夫太子詹事遷資

政殿學士除二十五日

徽宗內禪出居龍德宮欽宗以十二月庚申即

皇帝位壬戌南仲除簽書樞密院事靖康元年

正月吳敏除知樞密院事李稅除同知樞密院

事耿南仲免簽書

並日曆

是月吳敏門下侍郎

自試給事中直學士院遷中大夫除



靖康元年丙午

正月己巳吳敏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

副使除  
○三日

李梲同知樞密院事

自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除

敏知樞密院事制曰朕嗣守丕圖永懷遠御惟時本

兵之地允資不世之才我得其人式協僉議具官器

宏而識遠學富而行醇言論高於一時文章配於千

古已彰社稷之衛功在鼎彝更資帷幄之籌威行蠻

貊是用擢從黃闥付以鴻樞翊贊朕躬賴爾為股肱

之重決勝外域用爾為著龜之明宜悉意於壯猷庶

克就於丕績以輔予治往哉汝諧

敏執政五十日二月拜相

梲同知樞密院事制曰

具官李梲

高明而靖重敦大而疏

通學窮載籍之傳才經當世之務冠於從列望獨高

於一時簡在朕心位宜參乎四輔其繇天官之長久

居樞筦之嚴

庚午上欲親征除梲為東京副留守

庚午李綱尚書右丞

自試兵部侍郎遷中大夫除○四日

上欲親征命綱為東京留守以李梲副之時宇

文粹中扈從東幸綱建議城守罷親征辛未上



登宣德門親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撰數十語  
 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  
 意俾閣門官宣讀每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  
 皆感泣於是固守之議始決乃以綱為親征行  
 營使二月罷後三日士庶伏闕言綱不當罷復  
 除尚書右丞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

辛未白時中罷太宰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  
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

制曰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  
 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  
 許罷特頒渙號用宣具僚具官白性本中和心存愷

悌蚤通經術藹貫薛韋平之聲晚被眷知居蕭曹丙  
 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廟謀經略之時排難戎  
 庭懦弱訖成於無斷投閑直館保全實賴於有容賜  
 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憫東宮之舊  
 賓特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祕殿俾佚任於殊  
 庭拓衍轅田陪敦圭賦於戲參朱邱之佐掌克盡於  
 忠規追赤松之遊尚求綏於壽嘏祇膺異數益體至  
 恩

時中自宣和六年九月拜太宰至是年正月罷  
 為中太乙宮使在相位一年餘上章乞在外宮



觀於壽春居止二月依前特進觀文殿太學士  
知壽春府建炎元年九月丁未特進提舉嵩山  
崇福宮白時中卒

同日李邦彥太宰

自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特授

起復太宰兼門下侍郎

張邦昌少宰

自正奉大夫特授依前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邦彥太宰制曰軌三光而遂萬物允資當軸之勳遜  
五品而填四夷尤賴秉鈞之大亟頒廷號登冠台符  
具官李 俊德明謨宏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  
邦彥 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冠楡魁旋

持從橐嘉猷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震亞冢  
司之重粵從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  
勢風塵大警言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  
而慮無遺筭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  
敵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  
揆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并賦陪敦以彰體  
貌之嚴以示倚毗之厚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  
如晦長於斷謀坐翊昇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永  
符康泰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丕績

邦昌少宰制曰股肱之起元首庸聞舜命之歌舟楫



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式贊鴻圖在考  
 謹以惟精顧登庸之敢後誕膺孚號明告治廷具官張邦  
 昌識敏而器宏才全而學博潔於行已保禮義廉恥  
 之四維端以立朝懋正直剛柔之三德粵登臚仕亟  
 告嘉猷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安允資猷難允  
 賴協恭是用擢升亞揆之榮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  
 於鳳沼俾采於龍墀併衍爰田申加真食庸昭異  
 數益示殊恩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為爾盛年得君之  
 寵於戲救寧中外矯情當慕於謝安鎮服邇遐守正  
 宜師於裴度欽承予訓益懋乃功

太學生雷觀上書曰臣為陛下略撫前朝宰相  
 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述二字以行已之作為  
 假國是二字以主已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充  
 已之私欲致使黠虜幾危社稷而陛下受其大  
 之困辱者皆前朝相臣非其人之故也白時中  
 老謬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  
 擇賢而相之翌日宣麻遞遷李邦彥張邦昌邦  
 彥邦昌亦前朝輔相之無狀者察其操術亦不  
 過持兩可以固寵養恩而已今日之相莫若誠  
 心廣求不可謂天下無其人也有旨雷觀上書



論事可嘉賜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康王及少  
 宰張邦昌出使於幹離不軍中康王之為質也  
 金人見而憚之遂欲別易親王并要駙馬都尉  
 一人是時割地議和已定金人斂兵以待之康  
 王及張邦昌歸自虜寨乃進張邦昌為太宰肅  
 王及太宰張邦昌駙馬都尉曹晟遂質於金國

軍前中興遺史

同日趙野門下侍郎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王孝迪中書侍郎自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承旨除

蔡懋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孝迪中書侍郎制曰朕以冲眇之身獲纂承於丕緒  
 撫艱難之運思圖任於舊人眷時耆英久去廊廟肆  
 加褒詔用協朝具官王孝迪進止詳華風度凝遠孝足  
 以翊襄於帝載文足以潤色於王猷徧揚從橐之華  
 入侍西臺之峻謀謨底績譽望映時曾未見於設施  
 已見疑於讒間朕肇膺付託想見儀刑諒茲涵養之  
 深益富經綸之蘊其還舊服佇聽嘉猷張守詞  
 三月庚子命趙野同蔡攸奉迎道君皇帝癸酉  
 蔡懋為京城四壁守禦使二月戊辰懋為行營  
 使李邦彥方主和議忌李綱主戰因其敗而中



傷之綱遂與种師道皆罷乃命蔡懋為行營使  
諸統制既回綱已罷矣遺史

癸酉唐恪同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除

恪字欽叟錢塘人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

州聞京師被圍遣兵官邊順以兵勤王太學生

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

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辛巳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自朝散大夫試兵部尚書遷資政殿學士除

允迪宋城人乙酉允迪使河東黏罕軍未幾奉

祠去建炎元年五月資政殿學士前簽書樞密

院允迪召為戶部尚書中興小曆

丁亥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制置使

師道字彛叔世衡之孫也師道兵至闕下以師

道為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

四方勤王兵竝隸之

二月癸卯蔡懋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

守○七日

制曰圖事揆策入則參籌於廟堂御眾牧人出則宣

威於屏翰惟留都之重寄控朔部之要衝肆疇公方



以重吾府具官蔡懋智謀閱遠風節勁彊材足以敷萬微器足以包衆美早由峻望備歷華塗藹然聲猷著於朝野尹正天邑訟有鈛笏之清獻納中臺任增喉舌之重頃陞樞筦協贊機謀逮茲嗣服之初擢寘左綱之峻恪勤匪懈夙夜在公適師旅之方興顧邊隅之多事矧全魏之都會當北道之襟喉筦笏攸司股肱是屬仍參華於祕殿用增賁於師垣召公分陝之行蓋資夾輔李勣長城之踰踰顧分憂運精神而折衝謹疆場而慎守以蕃王室式固爾猷

六月臣寮上言蔡懋天資險薄臨事傾側諂事

蔡攸結為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樞尹京可以類對使懋日論王黼黼雖罷相道君知蔡攸素無學術不命以相攸尚引懋同為樞密以相助已方當京城圍閉懋在本兵之地卒無一言以助計畫按懋昔以父確事跡妄加增飾誣詆宣仁皇后垂簾時事欺罔道君乞御製確傳載懋誣詆之詞伸其父勞中外讀之無不痛泣此又懋可誅之大罪也有旨落職宮祠臣寮再論有旨降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先是政和末蔡京以太師領三省與宰



相鄭居中每議論輒不相下及居中將除毋喪  
京恐居中復相位乃收用懋由是論其父定策  
功傾王珪以沮居中蓋居中王珪壻也懋奏元  
豐末先臣確受遺定策本末徽宗信之至拜懋  
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封確愛妾爲郡  
夫人御製確傳以賜之立石墓下贈碩待制諸  
弟諸子諸孫壻爲侍從爲郎爲監司一門貴震  
當世至是中書舍人顏岐始論懋誣罔宣仁請  
逐之詔懋落職與宮祠中書舍人安扶以爲懋  
罪未正願加投竄遂有亳州居住之命其後諫

議大夫楊時等相繼論列詔下侍從官議定聞  
奏而諫議大夫徐秉哲又取新史繳奏之詔令  
從官一就集議嗚呼未及施行而北狩之禍作  
矣太上皇卽位之明日始下詔令國史院別差  
官撫實刊修闡揚宣仁保佑之功於是追貶蔡  
確蔡卞邢恕爲散官而懋亦以散官安置嶺南  
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未錄

同日徐處仁中書侍郎

自觀文殿學士太  
中大夫大名尹除

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  
士中大夫除

處仁中書侍郎制曰植屏建侯出則蕃宣於方國圖



事揆策入則謀謨於廟堂矧惟化源之機實在政本  
 之地我疇副貳宜屬老成具官徐處仁稟資剛明受材英  
 傑術業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詞藻足以雕皇樸而  
 斲帝文逢辰亨嘉致位休顯雍容禁橐有入告之嘉  
 猷密勿政塗底緝熙於庶績久寄於宣之逸旋膺分  
 闡之行當北道之喉襟掌陪都之管籥能固守於疆  
 場亶克憺於威稜惟折衝邊庭既久勞於碩畫而調  
 穆天宰竚入贊於丕平宜亟解於麟符進參聯於鳳  
 沼朕有命令克審出納之司爾罄忠嘉藹聞啓沃之  
 益勉摠素蘊叶濟康功

虛中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國家設中天紫極之輔以  
 應泰階之躔列右府鴻樞之司以總萬兵之政雖文  
 武之道有異而安危之寄不殊眷時謀謨之臣必授  
 英傑之佐具官宇文虛中學窮精稔識造幾微雄略淵深而  
 足以與權懿文炳蔚而足以華國早由英譽荐歷要  
 塗擢藻揚華密起鰲宮之草參籌婉畫武帳之

兵比資方叔克壯之猷亟膺召虎於宣之命有嚴共  
 武之服不戰屈人之兵茲銜命於金人仍通和於鄰  
 好敏於專對卒以解紛其參筦於樞庭共圖回於兵  
 柄竚宏雋烈克鬯皇威本精神而折衝遲帷幄以決



勝勉推平日之議論用濟一時之事功

先是處仁建議乞下詔親征而實於王城按兵不動以張國威會朝廷已有親征詔仍以尚書右丞李綱為行營使處仁即移書於綱備禦方略皆廷議未決者以聞上嘉歎再三詔褒諭略曰卿首陳忠論四檄援兵豈惟謀之具臧信矣仁者必勇事平當以宰相召卿至是遣使趨行○二月辛丑宇文虛中使幹離不軍齎割三鎮詔書以往乙巳復以簽書樞密院事再使於幹離不軍前姚平仲等既敗乃除宇文虛中

簽書樞密院事使於幹離不且言仲等擅用兵

甲幾誤和議因遣割地使割三關之地遺史

壬寅詔褒贈故宰執范仲淹司馬光張商英六日

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贈太師進封楚國公諡文正范仲淹可特追封

魏國公故追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可特贈太

師故任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傅張商

英特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更不

施行○先是熙寧中王安石為政盡退故老大

臣用新進少年盡變祖宗法行新法元豐間神



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用舊人乃因官制書成自禁中帖定圖本先謂宰輔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至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特拜光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儀一日又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意以謂非光公著不可以託聖子安石雖在金陵不易也嗚呼天下不幸未及建儲而帝升遐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元祐初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

他日有以父子之義我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宣仁又嘗宣諭輔臣曰他日還政之後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則與今日用心無異若萬一姦邪復進眩惑動搖則反覆可憂劉摯時爲中書侍郎深念宣諭之言退而奏疏摯疏曰臣料其離間之計一曰先朝造法爲治而皇帝以子繼父一旦聽臣民之言有所更改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棄於外以謂改父之道改父之臣是讒間之說



也

云

及蔡確之貶新州范純仁又謂呂大防

曰此路荆棘久矣吾曹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聽是時既斥章惇輩於閑地俱銜怨刺骨而劉安世賈易呂陶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有川黨朔黨洛黨之語一旦宣仁上僊章惇入相蔡京兄弟翕然俱進纂述王安石爲主託繼述之文借朋黨之說以屏逐異己之人同指以爲元祐黨盡竄胤領海之外呂大防秦人無黨范祖禹蜀人師司馬光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徽宗卽位於是陳瓘首以立賢無方往事可監爲上

言瓘之奏曰臣切見自熙寧以來至今三十餘年天下之事已經四次更改熙寧改治平元豐改熙寧元祐改神考紹聖改宣仁逐一開陳本末願以前事爲鑒神考獨任王安石宣仁獨任司馬光可謂合天下之心矣然其末流不能無弊神考末年復思司馬光宣仁末年復相范純仁蓋有救弊之意也獨任賢人猶不能無弊而況於獨任一惇乎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蓋上意欲建中道而無間於熙豐元祐也其後蔡京用事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朋黨之禍再作



矣至是夷虜亂華徽宗禪位上乃下詔司馬光  
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贈太保元祐黨籍

元祐學術指揮更不施行

丁未錄

庚戌李邦彥罷太宰

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  
依前起復特進○十四日

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體貌

之意眷時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

渙號

具官李邦彥

毓德淳厚秉心曠夷以高文揆藻於禁

林以偉望奮庸於政路遂參夢卜進任台衡丕敘羣

材以大明於國是力裁衆弊曾不顧於身謀迨予纂

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

登之冢宰倚以遠猷方四郊

多壘之虞惟一日萬機之廣雖稍間於綏定念正賴

於救寧忽覺奏封力斲謝事諭言屢遣章却復來惟

陳誼之甚高遂貪賢員而莫獲加班榮於祕殿紆使組

於殊庭併衍戶租是昭眷禮於戲進而許國既朕心

朕德之咸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告往安素

履用體眷懷

邦彥自宣和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

相踰年○會金人入寇邦彥建言遣李鄴使虜

講和已而虜薄城下時尚書右丞李綱為親征

行營使主用兵之議未幾大將姚平仲擅將兵



夜劫虜寨失利朝廷罷綱右丞翼日士庶伏闕乞復用綱衆至數萬人聲言欲毆擊宰執李邦彥出省幾及之於是皇恐乞致仕遂有是命罷

錄

邦彥等舊皆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二月十

三日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者並罷○

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乞罷李邦彥用李綱種師道太宰李邦彥遂罷初李綱種師道既罷李邦彥堅主割地之議遣割地使及遣使議和陳東發憤伏闕上書會於宣德門下者數百人其書言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

李稅之徒所謂社稷之賊也爲今日計莫若斥

邦彥等拔綱而相之

宰

吳敏耿南仲必不與綱

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左右

而闔外之事盡付種師道專之會虜復攻城邦

彥適遇軍民被罵拾瓦礫擊之邦彥躍馬奔入

朝堂乃免百姓皆言金人攻城急乞召李綱捍

賊淵聖從之乃召綱復用爲尚書右丞兼同知

樞密院事親征行營使兼都提舉城壁守禦使

使登西壁百姓見綱皆呼右丞且與百姓爲主

邦彥等譖東以布衣脅天子不可赦淵聖不從



邦彥既爲國人所詬遂藏匿不敢復入皇恐乃乞致仕遂罷宰相以觀文殿太學士充太乙宮使○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奏累具劄子辨謗乞致仕知樞密院事吳敏奏辨李邦彥被謗之無辜願下臣章曉諭國人乞加恩禮起邦彥詔曰太宰李邦彥任政府累年屢形憂國愛民之誼以至謹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之際備罄忠誠金人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朕已一施行衆志未能徧諭乃作弗靖鼓唱流言反

與前日異意兇惡之人忽生怨憤實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二月二十四日庚申太學生沈長卿上書曰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姦惡冀陛下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於時京城百姓羣聚闕庭不約而來者幾萬人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洎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其後乘勢恃衆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之深積怨之久以至



於是臣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爲李邦彥辨雪功  
狀大書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  
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  
門寢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  
曲爲邦彥強辨正欲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  
不能以獨立原敏之心本非爲朝廷論宰相實  
爲身謀爾○李邦彥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  
宰出質左右揆皆虛位吳敏乃以劄子乞復用  
邦彥爲太宰其略曰軍民伏闕殺內侍毆宰相  
懼致高歡窺魏之事又言邦彥輔佐上皇前歲  
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  
力又言建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賴其力由是  
復拜邦彥爲太宰吳敏以高歡之事劫羣下而  
驚人主不謂之姦險陰賊吾不信也○校書郎  
陳公輔以李邦彥罷政事纔數日復爲宰相人  
情震駭遂具奏論列太宰李邦彥中書侍郎王  
孝迪尚書右丞蔡懋皆罷以吳敏爲少宰出邦  
彥知鄧州邦彥奏乞持服從之其後臣僚復論  
其擾攘之際惶駭無謀幾致敗事罪大無罰何  
以爲大臣之戒遂與白時中俱落職



同日張邦昌太宰自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吳敏少宰自知樞密院事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敏少宰制曰朕祇膺聖訓獲紹丕基遵制揚功仰憲祖宗之舊圖事揆策寔資弼亮之賢爰得異才俾登宰路告爾在列咸聽朕言具官吳敏氣和而智剛才通而識邃潛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秉誼不回德全仁者之勇蚤儀禁彙遂贊政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為悅定禁中之策寔靖我家運堂上之奇遂固吾圉逮鈞衡之虛次訂公議以咸歸是用陞之次輔之聯兼以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躡進文階併錫寵用昭眷注

於戲概觀今日浩若涉川考政列則本末失倫語財用則上下交困易於出令而宣布者多違輕於用人而欺誕者得肆靡仗節以徇義咸撓利以成風國勢頹靡而不張軍律玩怵而無紀非至公無以消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姦萌卿其畢議而力行朕且虛已而傾竚往欽成命以究永圖

二月乙卯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奏乞免所遷官止以中大夫就職有旨可通議大夫就職敏奏再辭免通議大夫有旨以太中大夫就職三月二十三日覃恩授通議大夫



同日李綱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制曰朕膺上天之景命嗣列聖之不圖以神器之重

而知爲君之難以萬機之繁而知任賢爲急乃眷本

兵之地

稱大政之樞肆求異材式隆殊委

具官粹李綱粹

和而嚴正敦厚而高明智貫通變而有餘識究古今

而不惑學以爲道粹然君子之儒事不辭難綽有仁

者之勇向疇偉望總轄南宮忠精深沃於朕心論議

有補於當世宜長機庭之務用專兵政之權運堂上

之奇謀收幄中之勝筭比者虜自悔禍天誘其衷首

使以議和旋退師而歸國惟當謹守盟好申戒邊

陞偃革息民朕方修文德以來遠有備無患爾其除  
戎器以防微往體朕懷抑思展蓋

十五日辛亥尚書右丞李綱劄子伏蒙聖恩除

臣樞密院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

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日旣統

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

有旨降詔不允綱又奏契勘祖宗之法樞密院

事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

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也自童

貫以領樞密院事爲宣撫使旣主兵權又掌兵



籍虎符始壞祖宗之法以至今日不可不戒乞  
將團結到勤王正兵竝交割與制置使司管勾  
其行營使司兵令撥歸三衙所有京城四壁守  
禦使司俟都城解嚴一面結絕○三月癸卯命  
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六月李綱為河北河  
東宣撫使

同日耿南仲尚書左丞自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李棨尚書右丞自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辛亥宇文粹中罷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依前宣奉大夫差知江寧府

粹中自宣和六年九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二月

罷執政踰一年初命以右丞扈從上皇東幸已  
而除李綱以補其缺至是上皇還闕乃有是命  
三月有旨宇文粹中除資政殿學士充祐神觀  
使

癸丑种師道罷同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河

東路宣撫使罷為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充太乙宮使

制曰大臣國家之股肱賢將兵民之師表而戮力克

宣廟略之奇以勞式舉邦彝之茂肆涓剛日敷告

治朝具官种師道沈毅而善謀靜重而不撓發明儒術說

禮樂而敦詩書深練武經立功名而安邊境慮無愆



素誼匪辭難有牧人御衆之材居能躬率有憂國愛君之志弗以家爲克壯勤王之圖尤高衛社之績內參樞筦外總師千載惟年齒之尊閔煩官職之重俾從優暇宜渙恩徽希冕篆車越視亞傅之秩神旗豹尾改煥洮水之區仍領使於殊庭併衍封於采邑留以自近庶其少休庸示眷懷式昭體貌於戲子房畫策終竝赤松之遊秦穆誓言蓋思黃髮多問其暫釋於機務尚毋廢於謀猷茂對寵光益綏壽祉

四月甲寅以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十月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宣撫使种師

道卒初師道揣虜必大舉入寇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師道還旣至病不能見卒於第年七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閏月虜再犯京師比城陷欽宗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始師道勸欽宗乘其渡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故欽宗思其言嗟慟之後贈少保諡忠憲

甲寅貶責前宰執蔡京童貫蔡攸

蔡京自太師魯國公致仕責授中奉大夫祕書監分

司南京



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四罪而天下咸服蓋由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不敢已

具官蔡京親逢

聖旦被遇三朝四任宰衡始終三紀迹其行事殊弗師瞻假繼志述事之名爲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憲章變更幾盡公私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佞於要途陷忠良於黨籍園第僭踰於宮室子孫皆列於禁嚴交通執御而姦弊縱橫漁奪下民而忿氣充塞毒旣流於中國怨終嫁於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旣聞邊警遽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臺諫

交章公論甚喧顧法不可尚念弼諧之舊持優終始之恩俾長蘭臺往分留務曲全體貌俾許退休勉服寬恩毋替循省

臣僚屢有章疏言蔡京蔡攸童貫罪侍御史孫覲等復上言曰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輔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爲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畜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途桀示錮忠良悉爲



朋黨交通暨御竊弄威柄鬻鬻賣官爵貨賂公行  
閨門混濁父子詬爭廝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  
大國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  
皇屢因人言灼見姦欺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  
相爲唇齒失恐所馮依營護雍蔽旣去復用而京  
偃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株盤固不可搖動兇焰  
益肆復出爲惡倡道守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  
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千陰陽水旱連年赤地  
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攜離天下解體  
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入無人之境矣況京在

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  
謀主京之誤國固不可容而興邊造患父子相  
爲終始且京被遇三朝父祖子孫爲三公者二  
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  
第僭擬宮禁袍笏之寵下逮童稚顧京所蒙何  
以論報不圖邊警上聞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  
楫擁輕齎一夕遁去君父孱然坐圍城中無一  
人有同患難之意宰相非其人遂使中國空虛  
敵人侵侮無所不至而京猶善爲姦言嫁怨飾  
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伏望勅使追還早使



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之罪是時臣僚屢有章疏論列不已乃命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遺史三月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制曰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四十知人實本於去兇載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刑章具官蔡京以踈愚不學之資挾輕果敢言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芟鉏略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祿之寵以市

私恩紛紜民疾痛而無樂生志士隱憂而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因衆惡而斥踈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官禁費用邦財直同妾婦之爲孰有穿窬之恥逮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徇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壘至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茲稂莠其如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誅夷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怠省循

左司諫陳公輔劄子奏伏覩蔡京父子懷女誤



國願賜竄逐有旨京攸累有言章京可責授崇  
 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為勸  
 上皇北歸已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四月蔡京移衡州  
 安置五月丙寅責降蔡京韶州安置及子孫淵  
 聖降旨下項父稽典憲衆議不容依此責降蔡  
 京移韶州蔡京子孫並分送湖南吏部供到下  
 項蔡京子孫脩修脩脩脩子衛衡州蔡條邵  
 州其逐人子各令隨侍父前去蔡揮 袁州居  
 住蔡京子孫二十三人七月甲戌蔡京移韶州  
並勒停遠方居住

安置臣僚上言蔡京者旦暮之人使遂濫死明  
 法不行徒有後時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瀆哉  
 奉聖旨蔡京移儋州京在德安府被南遷之命  
 壬申到潭州乙酉以疾卒年八十自卒後臣僚  
 論列京父子不已有旨儻尚帝姬命離判者至  
 是命儻勒停。初金人既長驅入寇天下罪京  
 故言者請正其罪而誅殛之章屢奏於是詔移  
 京衡州安置言者論不已其奏曰自崇寧初蔡  
 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已汲引同類待以不  
 次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又其建三衛



置四輔疏興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敦仁  
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爲朝  
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諫因之論列其  
事上皇雖務納汗猶令塹其墳山京之僭心終  
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爲階梯衆論喧  
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而蔡確何執  
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例封王矣本朝之封王  
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爾隨國朝之法長姦  
雄之心京兇悖之情不可一一數賴上皇聖明  
不爲京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於是

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以範圍  
以弊民力必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逞之意鄧洵  
武范致虛等托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  
而何執中余深林摠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姦謀  
成其羽翼使不可制權門日益盛強朝廷日益  
孤弱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與違異有若仇讎  
考其踪跡實皆同惡相濟至黼爲相奢汰愈甚  
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由京勢位相  
軋乃相攻陷遂致犬羊窺伺變生一旦造端立  
本捨京而誰詔京等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



薦當正典刑左正言程瑀又攻之其奏曰切惟  
 蔡京首登宰輔尋踐公師二十年間逐而復來  
 罷而復用致仕而復起交結閹宦密為梯媒愚  
 弄朝廷妄作威福名為遵用熙寧之典乃實事  
 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寧者至於鑄鼎刊名位  
 居九五臨平增山託名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  
 掖閨門汙穢醜不可言屬者金人內侮事雖始  
 於童貫而成於王黼與京之子攸然邊備廢弛  
 本實由京金人入塞盡室東去非背叛而何乞  
 投畀海外遂有是命

童貫自太師廣陽郡王徐豫國公責授左衛上將軍

致仕池州居住

追廣陽郡王以徐豫國公致仕

制曰任隆相將功必在於安邦位極公王義莫先於

體國儻狐大用宜寘嚴科具官童貫夙侍宮闈亟膺重任

付以兵柄時惟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無尺

寸効惟事誕謾之術寔垂撫御之宜紀律不嚴賞罰

未當盡壞軍戎之政令肆紊朝廷之紀綱私室奄有

其金繪軍須取償於州縣將士為之解體吏民無不

興嗟既敗累朝不渝之盟首結邊無窮之禍號復

故地實守空城再為太原之行又倡雲中之議師徒



暴露讞怨竝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遂震驚於都邑軫危懼於夙宵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姑奪廣陽之封爵尚畀環尹之崇階俾卽退休保其終始體予寬典毋怠欽承

侍御史孫覲等上言按童貫竊據兵權幾二十年出則爲宣撫而不受制密院入則領密院而外兼行宣撫跋扈不臣隳壞法制其罪有十又上言貫彼之罪同者六乃命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四月臣僚又上言童貫責授安化軍

節度副使郴州安置五月丙寅責降童貫移英州安置七月丁丑臣僚復論童貫罪亞當誅戮奉聖吉童貫罪大責輕可移吉陽軍九月臣僚又上言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之兵制敗真宗仁宗之信誓通萬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與國虜后欲歸却其表而不受虜主潛遁指其踪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真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爲敵讎又上言今者切聞有司檢校其家器用復有校椅以青龍首金銀絲背爲飾者不軌踪跡暴白無甚於此淵



聖降旨童貫罪十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為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俟勅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被圍聞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罪不容誅差監察御史張澂追貫行刑已卯斬童貫於南雄州函首赴闕遺史○初太祖嘗以幽燕地圖示趙普問以取燕之策普對以曹翰雖可取可守而難其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擣燕薊時趙普鎮鄧州立疏諫止太宗下詔褒之熙寧間王安石用

事始復勸神考用兵以鞭笞四夷先用王韶取燕河以斷夏人右臂又欲取靈石以斷燕人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幽燕已而永樂敗報至神宗臨朝慟哭自此厭兵然亦由是感疾至棄天下以故司馬光呂公著輔相元祐推原先帝厭兵之意不賞邊功專務懷柔至章惇作相諸路復進築徽宗登極初棄湟鄯等州蔡京為相又取之又遣趙良嗣為海上之盟結大金以取燕雲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事充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蔡攸副之王黼年少兇愎務欲其功高



蔡京以燕雲自置經撫房下族誅之令禁言  
北事者宣和七年十一月帝郊天方恭謝景靈  
宮聞金人稱兵向闕卽下詔稱上皇禪位皇帝  
改元靖康於是諫官御史推原致寇召亂之端  
交章論貫奏蔡攸之罪同者有六又奏曰金人  
敢以數萬騎直犯宮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  
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  
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亂法度於外爭  
權競利其初雖相爲矛盾至於包藏賊心害民  
蠹國則若合符節乞將蔡京童貫罪於王黼一

等行遣詔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  
置而言者攻之不已於是天子下詔曰童貫罪  
十首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  
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  
俟勅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解圍聞  
而惡之家有龍紅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  
誅可告諭中外仍差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  
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  
赴闕其子孫送吉陽軍編管嗚呼趙普從祖宗  
定天下尚以取幽燕爲難而蔡京王黼童貫兇



德叅會昇獨謂幽燕可談笑取至使神州陸沉  
兩宮北狩遺千古無窮之恨推其禍端自王安  
石始可勝痛哉

蔡攸自太保領樞密院事燕國公責授太中大夫提  
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制曰位居台極必資補袞之功職領樞庭允賴折衝  
之略儻乖成績宜解政機具官蔡攸擢自貴游初無學術  
早被聖神之眷亟登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  
復邀功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撫燕疆初乏遠謀大開  
邊隙既不能保盟於舊好又不能制勝於萬全遂以

重兵挫虜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啓戎  
心肆欺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入問邊備則茫然  
弗爲守備之圖惟事遁逃之計結怨稔禍逞其小已  
之私疾首痛心生此厲階之梗議者不汝置朕恩  
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存體貌其解本兵之柄仍鑄  
論道之官畀四品之階領真祠於善地體予寬典  
毋怠欽承

侍御史孫覲等上言貫攸之罪同者有六屢有  
章疏論列不已乃命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  
亳州明道宮三月丙申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



攸本合重責以攸專一扈從道君太上皇帝還闕特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五月丙寅責降蔡攸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攸子術徽行術衍行先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襄陽府安置移洪州復移道州居住監察御史胡舜陟劄子言攸平昔不孝視父如仇讎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罪逃竄往往快之始乞隨侍者殆欲自違罪戾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真情且言其七罪有旨移潯州安置七月丁丑臣僚上言金人犯塞蔡攸闔家南遁名爲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乃敢肆爲欺罔謂勸上皇南歸有旨蔡攸移雷州九月臣僚上言陛下投蔡京於海外京特宰相吳敏庇覆之故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嘆者紛然若攸之罪亦不減於乃父乞竄於海外毋使若京之早斃奉聖旨蔡攸萬安軍旋與蔡條同賜死

辛亥王孝迪罷中書侍郎

孝迪以靖康元年正月除中書侍郎二月校書郎陳公輔論列太宰李邦彥中書侍郎王孝迪



尚書右丞蔡懋皆罷孝迪遂以資政殿學士提  
 舉醴泉觀執政纔一月以曾祖名政自陳乞罷  
 所受職名改延康殿學士出知廬州四月臣僚  
 上言臣伏觀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  
 邦彥主議和李稅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  
 有取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為國斂怨莫如  
 王孝迪庸陋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  
 驟引為中書侍郎云遂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宮

三月戊辰李稅罷尚書左丞二

稅自靖康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二月除  
 尚書右丞是月李稅與鄭望之李鄴竝落職在  
 外宮祠以奉使失辭妄許地故也稅執政僅踰  
 一月罷授正奉大夫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  
 道宮建炎三年九月戶部侍郎李稅靖康為執  
 政遷尚書使往建康督饋餉以贍沿江諸軍

已巳張邦昌罷太宰

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光祿大夫太乙宮使三日

制曰難進易退 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朝廷  
 之體眷予元弼為國良臣用捨雖係於時始終宜篤  
 其義誕揚明命敷告治廷具官張邦昌智沉而識精器博



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對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真祠之逸陞華祕殿庶便於諮詢陪賦爰田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

邦昌自靖康元年正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相兩月出使金國未嘗就職後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

同日徐處仁太宰

自守中書侍郎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二月宰執罷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不復兼領使事

制曰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

迭用方更張於初載蓋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具官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

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猶黃髮之詢寔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二十三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興聖統無踰老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竝爵邑昭示寵光



於戲多難以興在疆勉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毋負天下之譽

初處仁守北門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入見首論禦夷狄者不一而足朝廷其言重幣修好可也何至捐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矧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爲陛下之始封夷狄變詐自古難測今要盟劫質侵侮莫甚但見其還從而信之則過矣上矍然曰卿言是也吾意亦爾取詔書示處仁乃諭守三鎮者自是稍議

禦戎而詔三鎮堅守視事未旬日遂拜相云○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唐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於是拜處仁爲太宰處仁奏乞早建立皇太子又奏乞修身治國常如今日淵聖覽奏御批曰覽卿所奏甚善朕志素定無有少易又奏行馬政募鄉兵○七月庚寅處仁辨明吳若上書先是太學正吳若上書言者崔暉間若徐處仁者號爲勤儉公方然陛下召之而士論已喧

謂其嘗以十事乞留蔡京也而處仁以爲已非京之黨且未嘗有留京之謀乃奏劄乞罷解機



務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淵聖命吳若令分析

申尚書省

同日唐恪中書侍郎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依前官除

何臬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許翰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翰同知樞密院事制曰三代而上文武一致故在泮

獻馘儒者事也國家設為樞府以重兵政而總以經

術大臣蓋本諸此歷選在服今得偉人具官許翰與學造

微靖節自守擅君房言語之妙有揚雄深湛之思封

駁東臺執法烏府問譽美矣茲予命爾進貳樞柄以

博過人之才而論金華之要以通敏沈識之智而

運帷幄之籌庶幾安邊息民以展丕治夫國之大事

戎居其一天生五材兵不可去長轡遠馭方資深謀

思患預防宜有所備勉旣爾志竝觀策勳

臬字文績僊井監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翰字

崧老拱州人恪執政七月至八月拜相翰

靖康初李綱薦其忠直召為御史中丞言蔡京

蔡攸童貫之罪而責之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

庚午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授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青州

制曰遴選豪傑俾職祕殿所以隆儒術而備詢訪也



乃睠樞臣深執謙抑肆申新命式顯高風

具官宇器

度恢宏謀議英發潤以淵博之學華國以雅健之

文藩郡剖符治効

循

良之譽禁林視草詔辭見典誥

之風參翊機以重兵政惟時大學士之職乃朕待

非常之材豈徇舊典之拘是為不次之舉而爾毅然

抗疏陳義甚高難抑雅懷勉徇來請雖未稱朕褒崇

之禮而益嘉爾辭遜之心往服訓言毋忘報塞

虛中在樞府凡兩月以奉使無狀故責授焉時

監察御史胡舜陟劄子奏今日威令未振人皆

玩法蓋由爵賞廢也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謀實

啓邊患及聞寇至輒先遁歸既不即加罪且以

虛中為資政殿學士東京宣諭使而虛中不肯

就職逃宿亳間此於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

重任欲望檢會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等罪狀及

御史臺奏勘擅離職任姓名即賜施行四月臣

僚論罷青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二年

五月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大學士先是

謫授散官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遂召

赴行在丙申復資政殿大學士尋遣使金國祈

請二聖淳熙六年賜故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



夫充金國信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虛中諡  
肅愍以女宇文氏陳請也狀云故父於建炎年  
間奉使金國抗節不屈被虜人鎖繫北去後至  
紹興十二年間故相檜將故父全家發遣北去  
至紹興十六年故父與氏親兄師爰同偽翰林  
學士高譚等結集徒衆欲候虜主祭天就行劫  
殺志期恢復不幸敗露致虜人將故父全家盡  
行殺戮故賜今諡嘉泰二年紹節以建廟請於  
朝賜諡忠顯云紹節嘉定間簽書樞密院事

四月癸卯耿南仲門下侍郎

自太中大夫尚書左丞該前官除

七日

制曰爲君莫大於知人用人莫先於求舊置諸左右  
必惟正直之人重以典刑蓋賴老成之智眷時賢弼  
進貳東臺肆敷寵章以昭茂烈具官耿南仲清明不撓敦  
大有容迪德爲君子之儒窮經得聖人之旨道適堯  
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翊贊青宮允資調護之益參  
陪廊廟更殫啓沃之誠識侔著龜氣勁金石矧黃門  
出納之地乃大政襟喉之司茲顯庸用申褒律噫  
呂望天下之大老蕭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耆英豈媿  
前哲勉摠所學永底丕平

六月以潛邸恩除正奉大夫十一月壬午命耿



南仲使幹离不軍

巳酉趙野罷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知襄陽府

野自宣和五年二月除尚書右丞六年九月除

尚書左丞靖康元年正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四

月罷執政踰三年至是宣和舊臣皆已去位而

言者論野輔政無狀故有此 月丙戌趙

野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六月甲辰路允迪罷簽書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九日

八月乙未徐處仁罷觀文殿大學士正大夫太乙宮使

吳敏罷少宰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醴泉觀使

處仁罷太宰制曰圖治有 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

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 宰久預政機謀猷罔

著於事功體貌務全於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具

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邵蚤年治郡素高黃霸之風

晚歲裕民切陋桑羊之政比疇雅望進列冢司允籍

老成庶殫忠悃矧國步艱難之曰乃廟堂叶贊之時

不知黽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寵乏可否之相濟

惟同異之是聞寇患未寧念守陰之可惜機會一失

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 嘆覽封章之引



咎且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陞祕殿卽祠宮之優  
佚昭命數之益隆併衍爰田申陪真賦任舊人以兵  
政朕豈有意於遐遺詢黃髮則罔愆汝尚毋忘於入  
告徃祇予訓其體眷懷

處仁自靖康元年三月拜相是年八月罷入相  
僅半年御史中丞李回等論其與吳敏不和稽  
留議和之使而有是命翌日出知東平府處仁  
引疾乞致仕遂以本官提舉西京崇福宮云拜罷  
錄李回上言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  
令不三年備位政府縉紳駭其速化而不聞其

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  
爲首相而不知大體不通時變不能副具瞻之  
望處仁由是罷相遺○建炎元年七月舊相觀  
文殿學士徐處仁卒初以舊相徐處仁爲大名  
尹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小曆

敏罷少宰制曰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  
賴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父居  
於廟堂宜曲全於體貌我有明命颺於大廷具官性  
識靜深器資閎達高  
國鯁論足以濟時頃

上皇臨朝徧歷從臣  
暨眇躬踐阼首登揆路



之崇藉爾孤忠輔

寇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

虞有 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乏鈇刀之一割寢稽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論之騰喧亟刻章而瀝懇宜解鼎司之重任就陞祕殿之隆名均逸真祠併昭異數於戲閔勞以事尚素節之可觀益勵乃忠想嘉猷之未替往祇休寵勿怠壯圖

敏自靖康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踰半年御史中丞李回上言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辟雍私試高等入仕因與京

結為死黨在上皇朝縉紳目之謂在劉昺林摠之右上皇內禪叡旨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貪天功以為已有叨處二府竊據相位凡其施設悉効蔡京意在專權固寵以小忿交爭黼座之前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吳敏由是與徐處仁皆罷相遺史○初太學 上書言上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 蔡京王黼童貫等六

賊實嘗撓之而蔡攸

賴上皇聰明

獨斷至莫之奪替襄之功

及吳敏為



宰相大學正吳若上書謂敏

爲宰

相且蔡京蔡攸李邦彥之黨也前

上皇

遜位乃蔡攸父子鈎探先旨計會吳敏爲之

庇其宗禍士論指爲蔡攸死黨其後敏欲

微示 公以欺天下乃乞召吳若還及授陳東

官六月臣僚論列蔡京之罪奉聖旨京攸永

不放還如臣僚敢有薦引當正刑章宸命旣下

大臣吳敏又有爲之庇護者遂以祠部員外郎

陸守等持節廣南平日與京攸結爲死黨似欲

與蔡氏爲地者臣僚復論若 差除雖無薦引

之實而有庇護之嫌於是守等皆放罷○九月

戊辰臣僚上言前宰臣吳敏雖罷相猶爲觀文

殿學士知揚州乞正刑章提舉亳州明道宮庚

午臣僚上言吳敏蔽覆蔡京父子有旨落職宮

觀壬申臣僚上言有旨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

涪州安置

制曰爲臣之惡莫大貪天之功失職之 孰先誤國

之罪宜加顯黜用穆師言具官吳敏性稟柔邪中藏險詐

竊名第以徼幸之術盜倚注於擾攘之時惟眇質之

績承蓋上皇之素定乃緣私黨之託謂有建言之因



迨竄兇渠果忘公議究觀黨庇之迹訖符陰告之情  
且朕方勤政躬宵旰之憂而爾乃懷安肆 之奉

用人論事濟姦慝則有之料敵籌兵失機會已多矣  
稽使指有後時之慢忽邊防無先事之圖謀皆不臧

咎將誰執有相若此爲國之羞旣 之稍伸致人  
言之不置貶從散秩投畀遐方尚體寬 勿忘循省

九月甲戌詔曰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皇

降勅旨建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

將內禪矣乃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

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

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於宣制日入

至玉華閣乃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

處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留心腹之人置之

京師伺候動息中外相應其事詭祕難使衆知

故引敏入深密之地與謀之爾攸旣東行言章

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

敗露及蔡京子孫皆遠貶而京與條至荆南託

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爲開封府緝捕得之其

書責敏曰僕父兄於閣下可謂有德矣 云 由

條書觀之敏之爲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



綱年錄 卷之十三  
受禪何待人言若以爲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日  
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攸乃詐傳命令以敏有  
建言之功擢爲門下侍郎其女媖僞締結乃敢如  
此投諸遐裔亦輕 爾故茲詔示可付史館仍  
布告天下紹興元年 月舊相吳敏復觀文殿  
學士充廣西湖南宣撫使初舊相吳敏方謫居  
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  
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至是又復敏觀文殿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

同日唐恪少宰

自正奉大夫授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 命相史官

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

疆陲未靖輔佐罔功爰得真才付以機柄繫生靈之

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明聽予告具官唐恪器識

闕達德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

之託召從外服智略輻湊於朕前敷歷政途風采想

聞於天下渾渾忠義之氣憲憲文武之資爲時顯人

宜膺大用肆陞華於右揆仍兼秩於西臺申衍爰田

陪敦真食於戲艱難多事甚莫此時謀慮盈庭當求

善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搖修政事以固本



根謹關防以消外侮毋殫財而益賦毋黷武以貪功  
顧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  
毋怠厥功庶永終譽

徐處仁吳敏既罷乃以唐恪為少宰恪為宰相

首言蔡京王黼

童貫之徒其黨甚衆不

宜深治失人心候事定日奏知上皇即肆諸市

朝亦可當時以恪為三賊之黨遺史

同日何臬中書侍郎

自太中大夫尚書

陳過庭尚書右丞

自太中大夫禮部尚書

過庭尚書右丞制曰天下

於文 惟時二

丞其責甚重自昔方於管轄

於紀綱非練達

國體守正不撓者烏能勝其任

具官陳過庭

聰明疏通

而密於世用信厚剛果而輔以學術

於近列

荐執法於中司險夷惟罄於一心終始不虧於素履

乃據忠奮首建讜謀了無比姦之私 弗欺之守

是用擢於宗伯進貳中臺序進文階 陪多邑爾其

體予一人付託之意慰彼四海俟望之情以戎虜之

患未殄為已憂以生靈之困未蘇為已任祖宗之法

度未復則務在於講明上皇之詔令未孚則宜思於

遵奉惟舉從於公議庶寢格於丕平往惟欽哉無替



朕命

過庭字賓王紹興府山陰人 卓十二月拜相  
同日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

翰自靖康元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八月自太中大夫罷授延康殿學士知亳州翰在樞府凡五月罷之未幾臣僚上言翰在樞府嘗移文督責種師中使之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督促遽與師決戰以是敗績又言翰任御史中丞日未嘗一言及蔡氏於是落職宮祠云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種

師中進兵解圍及兵敗城陷綱已罷逐併翰罷

之遺史

同日聶昌同知樞密院事 自開封尹遷中大夫除

李回簽書樞密院事 自朝請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遷延康殿學士除

昌同知樞密院事制曰天下安危審於用武朝廷輕重謹在擇人必得非常之材以稱本兵之任矧比遭於外侮顧方賴於壯猷我得其人副茲睠委 具官聶昌奮

由儒術蚤被簡求智識足以造微謀謀足以經遠起

從閑廢益勵忠勤輟自地官之崇荐膺天府之寄鉅

甬幾於無訟桴鼓為之希鳴績効既明公論攸屬宜



膺柄用式究遠圖躡進文階茂膺異數狂虜尚熾懷  
反覆之謀黠羌不庭肆跳梁之擾未覩安邊之畫莫  
知偃革之期周室惟修政以致中興漢臣稍自治而  
爲上策蓋有備而無患賴同寅而協恭往惟欽哉勿  
替朕命

回簽書樞密院事制曰朕臨政願治靡敢皇寧延圖  
左右輔弼之良允資股肱謀猷之慮矧今多故尤重  
本兵欲不戰而成功宜折衝之有道克膺異選允屬  
儒臣具官李回學術窮於本原智識周於事變入躋嚴近  
出領藩維純誠許國有不欺之心治行在民多可紀

之迹方擢陞於憲府已屢罄於忠謀補益居多風望  
彌著宜膺柄用式究遠圖加祕殿之寵名壯樞庭之  
重寄往祇明命共底丕平

昌字普遠臨川人昌舊名山淵聖嘗夢爲兩日  
所逼乃改山爲昌以厭之皆莫曉其意或謂欲  
用山奉使金國乃改賜名昌○回字少愚建康  
人○京師復戒嚴山時爲開封尹以將父爲言  
求去不允御筆改賜名昌取周昌抗節之義以  
旌其能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入謝之曰力  
陳防秋扞禦之策上大稱賞置都大提舉守禦



綱目卷之十三  
司以昌領之開府辟官屬許便宜行事會金人遣使來議和欲畫河爲界須左右大臣報聘詔以門下侍郎耿南仲及昌爲議和使至絳州遇害年四十九建炎四年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榮愍官其親族十人昌附耿南仲至顯位每左右其說以誤國論卒至禍變天下以此罪之日曆時棄三鎮之議猶豫未決而虜使王芮在館且聞虜人渡河之報日急遂決棄三鎮乃詔兩府自陳願使大金者耿南仲辭以老聶昌辭以親老陳過庭以主辱臣死義當請行詔辭免人耿南

仲使幹崙不割河北聶昌使黏罕軍割河東並爲通和國信使○回靖康中爲諫議大夫屢言

吳敏爲相無狀敏旣罷乃除回簽樞遺史

九月戊寅李綱罷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河北河東宣撫使授觀文殿

學士知揚州

綱自靖康元年正月除尚書右丞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執政凡九月綱旣宣撫河東未幾朝廷易相綱卽軍中上章乞罷而有是命言者論其專主用兵之議而元無成筭奇畫乃命以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軍覆



將非一又耗用邦賦不可數計乃以本職提舉  
 杭州洞霄宮而臣僚又言綱昌內禪之功以自  
 名用姚平仲以至挫衄收括取金銀榜使怨歸  
 公上兵既妄動暫行罷免陰使其黨默諭士庶  
 使之伏闕幾至變亂假爵祿以市私恩推守禦  
 之賞至數千人陰與吳敏黨庇蔡氏不能逆詐  
 輒以蠟書結余覩使金人復加怨憤命以宣撫  
 拒抗君命 納告身逮至澤潞不務持重以致  
 挫敗等十罪又言其所上章疏多高自稱譽跋  
 扈不恭乞行黜責於是保寧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

李綱罷士庶十萬餘人搥鼓伏

闕下經日不退殺內侍十餘人擘裂無遺體府

尹王時雍等麾之不去上命聶山出諭旨相率

聽命而退十月庚申有旨李綱罪惡深重不自

省循輒有放言鼓惑衆聽可移瓊州安置

日曆

十月丁未馮澥知樞密院事

自禮部尚書太子詹事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臨御以來適茲邊警逼眷樞機之地是資帷

幄之謀得失之間安危所寄委任尤重必惟其人

具官

馮澥忠信不欺端諒有守勵蹇蹇匪躬之操懷拳拳憂

國之心直道而行學蓋據其素蘊獨立不懼志切慕



於古人踐揚居多望實休顯爰擢登於宥密以共濟  
於艱難朕念疆場未寧兵民久困無事淮陰之略專  
圖魏絳之功往服茂恩佇觀成效

十一月康王使于金國幹离不軍前知樞密院

事馮澥使于金國黏罕軍前李若水副之遺史

壬子王寓尚書左丞自試禮部尚書中大夫除

寓為起居舍人正月 征罷之未幾復除禮部

侍郎遷翰林 學士 除尚書右丞王寓新

除尚書左丞詔寓使于金國軍前本五 而行

之遺史○皇弟康王使幹离不軍以王寓為尚書

左丞副之始欲命寓奉使金人故有是除既而

託夢寐辭行故責及之未嘗就職云十二月戊

午有旨尚書左丞王寓誑誕避事可追還左丞

告命尚書省毀抹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

置乃以知樞密院事馮澥代往

制曰朕聞路溫舒以丞屬而請往絕域傅介子以馬

監而求使大宛蓋委質而為臣無辭難而避事苟懷

誑誕曷追典刑具官王寓世荷國恩蚤塵華貫昨于纂承

之始首挂譴訶不忍棄捐於終復加湔洗罔思報德

惟務懷安適邊境之繹騷遣近臣而計議邀功生事



黜賈生係虜之謀罷兵息民講魏絳和戎之策擢爾侍從之列置之丞轄之崇特加寵數之優式示華光之遣逡巡之避唱造不根逮詰責而辭窮乃章皇而情得方主憂臣辱爾乃便私之求苟罪大責輕難示方來之戒姑從散秩往處遐陬尚務省循以待寬宥十一月戊辰馮澥罷知樞密院事授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澥自靖康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僅踰月初命奉使金人軍前議和及康王還而有是命云

丁五何臬罷中書侍郎

授資政殿學士依前官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臬自靖康元年三月除尚書右丞八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一月罷執政凡八月時宰相唐恪議棄三鎮臬以為不然自乞罷遂自太中大夫中書侍郎罷未幾兼領開封職事云

同日陳過庭中書侍郎

自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孫傳尚書右丞

自試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傳尚書右丞制曰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興緒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嶽之臣圖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於衆以得之具官孫傳宏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



邃於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先大事朕初載蔚爲名臣延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巖巖具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勵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瑟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 旣一心服我休

是月過庭出使河北割地不還執政纔三月十一日壬午御 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老辭尋

出御批曰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聶昌日下出門○十一月己卯金人乞再遣使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先命中書侍郎陳過庭往金人拘之軍前初過庭請行上揮涕嘆息諭之不果遣且手札嘉獎及城陷卒遣過庭行二聖北狩過庭已在河北固留不遣建炎初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須其歸四年冬有近臣還自虜中具道過庭守節不撓狀且言是年六月卒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與恩澤十人年六十傳字伯野海州人



甲申孫傳同知樞密院事

新除尚書右丞中大夫遷延康殿學士除

曹輔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延康殿學士除

輔簽書樞密院事制曰推忠衛社允資命世之才運

籌折衝實繫本兵之地眷茲風憲之長為吾耳目之

良爰錫贊書俾參宥密

具官曹輔

學該而博氣大以剛見

幾達物理之未然論事處衆人之不敢一言觸諱十

載投閑逮予親政之初首置肅綱之任暨躋諫省荐

拜瑣闥有嘉封駁之勤復長糾彈之職鯁亮日聞於

朝聽箴規多切於朕躬宜有廟謀可清邊圉是用俾

預西樞之政少寬北顧之憂汝宜深思厭難而解紛

朕亦傾俟修文而偃武勉圖報効以副眷懷

傳執政累月二年扈從淵聖北狩建炎三年除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方虜急

攻京城傳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虜

營以傳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乘輿久不得歸

傳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

傳大慟久之曰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車

駕還闕明日虜陳兵索道君帝后諸王妃主傳

獨留中宮太子不遣願以死從太子虜以黏罕

命召之而去不知其所終後賜諡曰忠定○輔



沙縣人入樞府凡半年及卒上厚卹其家仍命一子改京官建炎元年五月丙申簽書樞密院事輔以病卒初請上卽位上發濟州簽書樞密院曹輔來至是時靖康執政皆去而簽書樞密院曹輔以病遂卒小曆

丁亥李回罷簽書樞密院事提舉萬壽觀

回自靖康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入樞府纔三月初命回將兵守黃河既金人南渡不能禦倉皇逃遁而歸故有是命明年張邦昌僭位以回權尚書右丞云拜罷錄

庚寅何臬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領開封府職事除

初何臬議三鎮不合遂自中書侍郎罷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知開封府未幾復除門下侍郎

臬再執政數日閏十一月拜相

閏十一月壬辰唐恪罷少宰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官使兼侍讀依前光

夫祿大

制曰朕惟置相之方每加謹於選用遇臣之體每務

全於始終眷時次輔之宣勞乃以引辭而均逸肆盼

明命孚告治朝具官唐恪材博而通智精以敏蚤由識擢

多所踐揚外分帥閩之雄蔚有嘉績入長地官之劇



綽著勳庸逮朕纂圖召寘樞筦進參政本起貳宰衡顧倚付之甚專亦夙夜之匪懈屬以戎騎荐擾郊畿繹騷預備多失於事機應變卒成於稽滯以疾來諗申諭莫回是用聯祕殿以通班卽殊庭而置使密陪經幄敦行邑租於戲寵數之加顧豈忘於留眷忠臣之報宜毋怠於告猷尚其欽承以求譽處

恪自靖康元年八月拜相閏十一月罷入相數月以虜騎再渡河不知所以爲計遽引疾乞罷故有是命拜罷錄○先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來勸淵聖陰爲避狄之計乞早幸洛陽或幸長

安召天下兵然京師諸軍懷土不肯去乞速召四道總管扈衛而行淵聖以恪之言問之卓卓曰雖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譬言如不肖子盡挈父祖田宅而鬻之而左右之人亦皆不欲遷次日淵聖激怒曰朕當死守社稷恪力請罷罷相遂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兼侍講罷罷之以卓爲尚書右僕射遺史○十一月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言今所用以爲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卓狂生聶昌兇人李回雖差勝亦議論迂濶獨陳過庭正直孫傅忠亦



非康濟經綸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曉事耳恪昌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爲姦辯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延譽固寵但爲身謀不卹國事寇未至則偃然自安寇旣至則惟務守城近唐恪趨朝或以石擊其燭籠萬一城門久閉人不聊生必以誅宰執爲名羣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但宰執得人人自足寇不足平矣至是胡舜陟又言唐恪知聶昌姦權可畏牢籠使爲已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姦所以威令不振將士莫肯用命望

赫 遂之章上會畫河之議繼出衆口籍籍喧聞於上御札付恪曰畫河之議萬口一辭不在朕卿其詳之恪因乞出乃有是命曆恪爲相無經濟大略於時虜騎復南下必欲邀我割三鎮乃罷兵恪集羣臣議以爲當與者什九乃從與者之議使旣行而悔之密啓欽宗請以親征爲名西幸洛京還據秦雍以圖興復而留太子居守欽宗將從其議會何臬入見力言其不然遂拜臬門下侍郎而恪計不用言者謂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而已今國計日急如恪者誠



不可以備位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而棗代為相 京師失守欽宗幸虜營恪曰失計矣既而還宮及欽宗復幸虜營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慟哭不食者累日虜議立異姓會推太宰張邦昌唯孫傅張叔夜不肯簽書恪既書名已而呼其諸子謂曰吾為大臣而國家至此何以生為乃仰藥而死

同日何桌右僕射

自守門下侍郎授通政大夫右僕射中書侍郎改太宰少宰復為左

右僕射

制曰朕紹承丕基圖綏黎庶贊元經體是資不貳之

臣保大定功尤賴非常之佐我有雋傑若時登庸出命於廷用亶爾眾具官何桌識邃以遠氣大而剛蜚騰英聲冠冕多士挺挺不撓隱若棟梁之隆蹇蹇匪躬屹然社稷之衛比繇詞苑進翊政機務陳義而納忠每推賢而揚善底乃嘉績簡於朕心屬天步之多艱當戎備之方戒相予以濟非爾而誰是用憲祖廟之典章正台衡之秩序躡陞右揆兼侍西臺陟以文階敦其邑采於戲姚崇應變遂致開元之隆玄齡善謀幾還貞觀之盛惟登明選公以熙眾志惟圖事揆策以取萬全緝治具於苟簡之餘起國勢於衰靡之後海



寓清謚疆陞億寧朕以蒙成爾亦多譽

先是有詔三省長官之名竝依元豐舊制故臬復爲僕射十二月辛丑車駕在青城宰相何臬執政馮澥曹輔等皆分居青城齋宮已而相繼放還唯臬獨留京城既失虜人乞遣使往河北召康王朝廷命曹輔行臬請上於輔衣襟屑礬書詔以傳密旨未幾扈從車駕幸虜營因留不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臬李若水不得與在虜中不食而死年三十九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與十資恩澤議者謂其誤國寔不行及

秦檜自虜中言臬死狀改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其親屬十人建炎二年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初金人遣使致書欲欽宗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虜遣高尚書者持書臬高尚書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欽宗亦不欲出郊而臬獨以謂必須出欽宗信之臬白欽宗請以孫傅爲太子少傅謝克家爲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臬自以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笑明日欽宗幸虜營臬從以出



遂留不遣

丁酉馮澥尚書左丞

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太子賓客除

二年三月乙卯馮澥曹輔路允迪等還何臬孫

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以廢立異議令舉家北

遷

庚子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

自延康殿學士南道都總管除

叔夜字嵇仲者之曾孫十一月己丑南道都總

管張叔夜將勤王之師三萬到闕屯駐於玉津

園詔以叔夜為延康殿學士閏十一月壬辰車

駕幸西壁張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

整肅上喜之即城樓命解何臬笏頭帶以賜日曆

○叔夜自南道領兵入援率先諸將淵聖遽以

樞府命之其後扈從北狩云

拜罷錄

○初何臬見

虜勢張甚請置四道都總管以大名河南應天

襄陽為治所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

得便宜為禦戎計緩急欲以羽檄召兵入衛京

師欽宗從其言及种師道死唐恪耿南仲聶昌

相與言乃檄止陝西南道兵金人既薄城下獨

張叔夜一軍至京師餘無至者虜既議和命彈

壓京城事欽宗再出郊叔夜叩馬諫止不能回



卽號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之曰嵇仲努  
力會虜詔立異姓叔夜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  
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  
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過白溝河乃矍然  
起仰天大哭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二訃聞  
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文○淳熙二年閏九  
月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孫子里奏先大父  
叔夜靖康之初任南道都總管提兵勤王晨夕  
倍道孤軍轉戰赴難京師欽宗嘉其忠義除簽  
書樞密院事遂扈從北狩不食其粟死節異域

雖蒙朝廷建廟賜諡贈開府儀同三司特與十  
資恩澤未蒙給還詔張叔夜節義顯著更特與  
一資恩澤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三終



